

回归文艺片赛道，“第六代”能否破阵而出？

——观管虎新片《狗阵》

陈熙涵

在票房至上的时代，电影似乎难免与数字共舞。但一位导演，用一部名叫《狗阵》的电影告诉我们：电影，更是一场向内的修行。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是一位成熟导演在已经取得了商业成功后，再次向艺术交出赤诚之心。它在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摘下最佳影片大奖，这是继《江城夏日》后，华语电影时隔16年再获此殊荣。

作为一部充满隐喻的作品，《狗阵》令人耳目一新地用电影语言构建起人与狗复杂且深刻的隐喻关系。不要误会它是《忠犬八公》那类温情片，《狗阵》的气质是凛冽的，其英文名“Black Dog”挑明了主人公与神秘黑狗间不可分割的镜像关系。通过塑造人与狗两个生命体间互相刺激、相互依偎、扶助的过程，电影对人和环境、人和时代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探索。

《狗阵》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赤峡的西北乡镇。这里地处偏远，经济不好，人口外流，野狗成群。为了改善环境，有关部门组织了巡防队抓狗。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出狱后回到了镇上，在警察同学的安排下，进入打狗队。在抓狗过程中，他和一只咬过他的黑狗建立起了情感连接，并开始拥有重新上路的勇气。

电影开始于“狗阵”逼停公交车的场面。成群结队的狗，从山坡上冲下来，车一个避闪不及，侧翻在地。这里的狗，完全没有萌宠的模样，它们是人口迁出时被留下的流浪狗和野狗组成的狗阵，更类似于狼，野性逼人。视觉呈现上，赤峡镇这一自然与文明交汇的边缘地带，被导演赋予了可探讨的空间。随着人类居民的迁徙，赤峡镇数量庞大的犬与留守的人形成了既相依又对抗的关系，整个电影的人物关系，便在这种充满张力的环境中展开。

《狗阵》是一部让人对导演管虎的创作产生全新认识的作品。早在1994年，

管虎以首部长片《头发乱了》一举成名。近年来，他用《老炮儿》《八佰》《金刚川》等一系列作品，证明自己在商业电影与主旋律题材上的游刃有余，早已做到了国内商业导演里的“头部”。但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始终存续于他的创作之中。采访中他曾透露，把镜头对准常人忽视的地方，是他创作不变的初心。这次，镜头对准了这个叫二郎的年轻人。身份上，他是看似离我很远的边缘人，但电影放到一半，就能感觉到，二郎其实离我们很近，他代表了当下很多人——“身份”的丢失。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究竟是该当一个好丈夫、好员工、好儿子，还是不管不顾，去做自己？没有答案。

但没答案的问题，恰恰是电影的好问题。只要我们觉得好的电影，留得下印象的，大多数都是回应这些根本问题的，同时结尾又多少能予人一种破壳而出的力量，展现人性中不可磨灭的东西。《狗阵》结尾让观众看到了善良的人往往面临更多的现实困境，但善良不会停止。二郎终于骑上摩托飞驰着离开赤峡，他的背包中探出黑狗后代的小脑袋，他们终将一道破阵而出。

除开对导演的重新认识，《狗阵》也打破了我们对于文艺片的认识。刻板印象中，作者性电影往往是和反戏剧冲突、沉闷晦涩、令人昏昏欲睡划等号的，但《狗阵》不同，虽作者风格强烈，但毫不沉闷，更不晦涩，一人一狗间的故事很吸引人，看到后面甚至让人落泪。主线之下，贾樟柯、周游、牛犇、袁弘、佟丽娅悉数登场，围绕出狱归来的主人公展开的人情世故、社会关系、善恶处置，抖落得不落俗套。

比如影片精准捕捉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点滴。当年在拍《老炮儿》时，管虎的父亲管宗祥出演二郎，有场戏需要背



电影《狗阵》剧照

着老爷子跑，没人敢背，管虎就亲自上，他感觉父亲特轻，“人老了，整个心都温柔了”。管虎曾提到过，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这反映了中国式父子的某些共性：儿子成年后，便很少有肢体接触，拥抱更是少见。《狗阵》里的二郎与父亲亦如此，父子间几乎没有对话。表面上，父亲嫌弃儿子坐牢、一事无成，但实际上，父亲在儿子坐牢时做苦力赚钱，省钱省到不舍得喝一瓶廉价的二锅头，等儿子出狱后，抱着十年攒下的钱，故作随意地扔给儿子，叮嘱他“拿好，丢了算球”，轻描淡写之下显得振聋发聩。后来，父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二郎默

默陪在父亲身边，虽没有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调动动物隐喻来推动叙事，是这位第六代导演十分擅长的手法。很多人是从黄渤主演的《斗牛》开始认识管虎，从《斗牛》里的奶牛，到《老炮儿》里的鸵鸟，再到《八佰》里的白马，《狗阵》里的黑狗，管虎用动物特性来挖掘人性的手法日益纯熟。《狗阵》中，100多条狗组成了一幅巨大的镜子，影射着善良的老实人，也影射了以打狗为名，私下里从事卖狗、杀狗，窥管狗苟之事的人。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和他邂逅的那条黑狗，一个是因坐牢而失语的青年，出狱后再也融入不了

他的故土；后者被“狂犬病”盖了章，必须“缉拿归案”，二者都是被高度“符号化”的存在。这次表演更多地调动了彭于晏的形体能力，特别是在影片有意剥离了语言这一特征后，人与狗、自然与文明建立起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从前的新关系，这也是影片隐喻结构建立的前提。当精瘦的彭于晏骑着改造过的摩托，车斗里载着同样细瘦的黑狗，一人一狗以一样的、微微佝偻的姿态，在荒凉中疾驰而过，隐喻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就此确立。

《狗阵》的戏剧高潮发生在日全食的时刻，全镇居民都离开镇子，来到荒地，

仰望太阳被“吃掉”。与此同时，老虎却在街上散步，动物们纷纷进入小镇，占据了人类的空间，影片用这样一个荒诞的视觉奇观，再次强调了人与动物的错位。

该片美学风格的构成，还通过一个个的长镜头与少而又少的人物对白来呈现。这一次，管虎选择了极其克制的镜头语言，影片除了结尾处一段怆怆特写镜头，整个故事很少看到演员的细微表情，演员的任务不是表演，而是生活。此外，《狗阵》将人物对话减到最低，这是管虎作品中十分罕见的。

同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这次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在当地颇有话语权的打狗队负责人。跟当年《老炮儿》中冯小刚获封影帝一样，贾樟柯演起戏来也毫不逊色。有意思的是，贾樟柯在其最新电影《风流一代》中，也让赵涛饰演的主人公巧巧“失去”了语言，两位导演都在新电影中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似乎可看作第六代对某种当下某种社会现实的敏锐捕捉：当下各种声音太嘈杂了，任何人都没有不停地输出自己的观点，而单个人的声音却比以往更容易地淹没在了时代的嘈音之中，一些被时代抛下的人则变得更沉默了。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这部载誉归来的影片，国内上映四周，累计票房才3200多万，相比国产商业片动辄以亿计的票房来说，这个成绩实在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在专业电影圈里，《狗阵》也没能引发足够的关注与讨论。

这注定是以管虎为代表的“第六代”回归文艺片赛道后，在平衡个人表达与公共表达时的一种困境，这种处境也与《狗阵》中的主人公形成互文：人生充满阵列，在既熟悉又陌生的“阵列”中，你将何去何从？对所有仍坚持个人表达与对原创始终情有独钟的电影从业者来说，他们和他们镜中的世界能否“破阵”，显然还是个未知数。

仙剑，又见仙剑

——一场“情怀”与“流行”的对峙

张学谦

“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夕何夕，君已陌路。”或许用这首源自游戏《仙剑奇侠传一》中赵灵儿对李逍遥独白的诗来形容《仙剑》这个古老IP近年的生死起伏，是再适合不过了。

自1995年《仙剑》初代的游戏在DOS系统上发行以来，如今已经行将30个年头了。一方面，作为游戏的《仙剑》似乎已经走到了末路，去年5月，北京软星与上海软星解散了游戏的单机制作组，宣告了《仙剑》单机游戏系列的消逝；另一方面，从今年年初开始，《仙剑》IP的衍生作品却又不断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电视剧领域，《仙剑四》《祈今朝》（根据《仙剑六》改编）几乎是在今年年初同期开播，之后《又见逍遥》（根据《仙剑一》重新改编）也同样“抵达战场”。

然而，扎堆以电视剧形式“复生”的《仙剑》，无论对游戏玩家来说，还是对普通电视剧观众来说，的确已经“陌路”了。

“扑街”与“经典”之较

无论是走流量明星路线，由鞠婧祎主演的《仙剑四》，还是一边试图还原游戏情节，又一边试图吸引“路人”观众的《祈今朝》，都“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率的双崩盘，陷入游戏烂剧的深坑，播完没多久已然热度全无。

与其他《仙剑》改编电视相比，既没有什么宣传力度，也没有一线流量明星支撑的《又见逍遥》，似乎也同样走上了“仙剑魔咒”的老路。该剧开播之初的遭遇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微博到B站遍布各种批评乃至谩骂的声音。更令该剧处境雪上加霜的是，它有一个如今看来颇为经典的前作——豆瓣评分高达9分、拍摄于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以下简称“05版《仙剑》”）——可以作为一个对比。在当下互联网一贯流行的“新不如旧”的影视剧评论氛围中，《又见逍遥》的“扑街”几乎是铁板钉钉。

然而有意思的是，该剧的风评在播出不到一周的时间后，逐渐发生转变。知乎、B站等平台逐渐开始出现一些网友“用爱发电”的视频剪辑与友善的评

论。当播出至剧集中段时，其口碑进一步发生颠覆式的逆转，成为男性互联网用户集中地的口碑剧，虎扑更是从开播的3分爬到8.2的高位分，之后又冲上腾讯视频“男性热爱观看电视剧”（网络简称“男人榜”）排行榜的榜首。

与此并行的是对2005版《仙剑》的批评。实际上，该剧在初次播完之后，豆瓣评分就曾低至6.2分。而在新旧两版同样根据《仙剑一》改编的电视剧的大众争议中，呈现出关于改编类电视剧批评的两极——“情怀”所向与“流行”所趋。

“流行”与“情怀”之争

05版《仙剑》是中国第一部根据游戏改编的电视剧。然而，这部电视剧如今所获得的评价，却并非来自游戏玩家的鼓励，而是依靠着其对于流行趋势的把握。

05版《仙剑》的制作班底大都是出身于TVB电视台，承袭了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改编的习惯，即大量“魔改”原著情节，甚至出现了任我行被岳不群斩杀的“抽象”剧情。尽管香港电视剧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就放弃了过分的“魔改”编剧，尽量遵循原著制作，但这些北上的TVB电视制作人并不了解内地观众，认为内地观众对电视剧的审美需求与香港1980年代相似，因此依然遵循着旧的制作路径，结果反而歪打正着，赶上了当时内地电视台热播的改编类电视剧的风潮。

05版《仙剑》电视剧与过去的武侠类电视剧相比，可以说是在香港言情剧的基础上套上了仙侠的“外壳”，从而成为“古偶”剧的始祖原型。易言之，角色与情节的编剧逻辑是基于言情叙事的呈现，因此才会将游戏原作中几乎没有冲突的赵灵儿与林月如，改编成为狗血的“小三插足”的三角恋关系，并增添大量有关男女之间争风吃醋的剧情。与这种逻辑伴随的是05版《仙剑》并没有尝试还原游戏中各种仙术奇观，而是简单转变为普通动作演出，同时完全放弃了游戏中人物的服化道设计，沿用了当



上图为何与主演的《又见逍遥》剧照

右图为许凯、虞书欣主演的《祈今朝》剧照

时古装剧常用的服化道设计。与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对比，不难发现05版《仙剑》改编与其存在的逻辑联系——众所周知的香港言情剧套路以及尽可能廉价而流行的设计。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在开播初期评分会如此之低——该剧最初的受众是《仙剑》游戏的玩家，几乎脱离于原作的剧情改动与人物塑造导致这些观众的大量不满。早在2005年4月，《大众软件》就刊登了《仙剑在TV中重生？》一文，指出05版《仙剑》电视剧存在“四大遗憾”，其中最令人不满的便是电视剧对角色演绎与情节改编。对于当时热爱游戏的观众来说，05版《仙剑》的人物无论是在服化道的形象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乃至于核心主题上，都完全脱离了游戏原作的表达。

只不过，《大众软件》对于娱乐圈的话语权几乎为零，因此该文也并未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该剧凭借对电视剧改编潮流的把握以及恰当的演员选择，吸引了大量的非玩家观众。随着玩家观众对电视剧的失望与“弃坑”，05版《仙剑》电视剧反而逐步逆转了开播初期的评价，并在普通观众与

演员粉丝群体的簇拥下逐步成为如今9.1分的“神剧”，胡歌扮演的李逍遥与刘亦菲扮演的赵灵儿更是成为大量仙侠古偶观众追求的“白月光”。

近20年后，同样改编自《仙剑一》的《又见逍遥》在观众们理所当然的比较之下，被认为其角色塑造与演员演出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却在播放中期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风评反转。从该剧登顶腾讯“男人榜”可以理解，将《又见逍遥》推上榜首的乃是当年的《仙剑奇侠传》的游戏玩家们，那些20年前不满05版《仙剑》电视剧的观众——一群年纪在35岁以上的中年“大叔”。

严格来讲，《又见逍遥》并不能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无论是演员表演，还是剧情设计，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但其的确是一部忠于游戏原著的电视剧。该剧努力还原了游戏中的场景、仙侠以及蜀山剑术仙法等视觉效果，甚至将游戏中角色的容貌、服饰、武器设计等细节尽皆还原。

更为重要的是，该剧在游戏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尽可能复现了原作中角色之间的关系，重现了李逍遥、赵灵儿与林月如之间的生死纠葛。这种还



原对于一代玩家来说，其具有的“情怀”意义已然拉满。因此，理所当然，当《又见逍遥》在与05版《仙剑》对比之下饱受批评之时，这些过去选择了“弃坑”的观众为了捍卫自身的原作情怀与游戏理解，以口耳相传的古老形式，不断地扭转《又见逍遥》风评。同时，他们也借此释放了由05版《仙剑》“魔改”而产生的近20年的怨气，借用如今更加多元的网络媒介，毫不留情地对其演员演出、服化道设计及情节改编作出了全面的批判，甚至于不惜与明星粉丝圈发生激烈的“口水仗”。

在“情怀”与“流行”之外

05版《仙剑》电视剧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如今大量制作的古偶剧几乎全部都是对其编剧逻辑的一种抄袭。无论是仙侠、修仙还是玄幻，编剧都是以言情作为核心。显然，无论是电视剧制作人还是编剧，都将女性观众视为潜在的受众群体。如今的古装电视剧，极度缺乏对男性观众的吸引力。

尽管《又见逍遥》的收视数据并不算好，但是其登顶“男人榜”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电视剧制作中一直不被重视的受众——男性观众。在

围绕《仙剑奇侠传》的“情怀”与“流行”之间的互联网争论之中，男性观众的影视剧需求被呈现出来：

一是大龄男性观众对于过往“情怀”的强烈追慕。《仙剑奇侠传》作为游戏本身其实已经“死去”，但是其形成的关于仙侠、修仙以及江湖的想象却是从未消失，也从未真正得以呈现的“情怀”。

二是男性观众对于电视剧中角色关系的想象被再次呈现。不同于当下古偶剧中一女多男的言情套路，《又见逍遥》对游戏原作角色关系的还原，重现了男性角色对于“纯爱”与角色理性行为设计的偏好。

三是这场争论本身展现了在电视剧播放领域中，不同受众之间存在的潜在的对立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过分依赖明星饭圈粉丝来制作电视剧的制作逻辑，已经逐渐不再是一条合时宜的路径了。

《又见逍遥》的“情怀”编剧路径，尽管算不上成功，但是其的确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编剧尝试。至少，其为20年前对电视剧改编感到失望的观众们，重新描绘了那份曾经日夜追思的“情怀”，也让这些观众们重拾了一些对于中国古装仙侠电视剧的“信心”。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